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有山的地方，必有风光。

侠者，剑胆琴心，武艺高强，扶贫济困，通达豪放，诚义担当。

峡者，飞瀑流泉，谷幽景壮，层峦叠嶂，鱼游鸟翔，山水画廊。

白云深处　王梦　摄于巴山大峡谷

峡之大者：巴山脊梁　百里画廊

□张安强

如果华夏山水皆有侠者风采，那么巴山大峡谷一定是隐于川渝东部、秦巴秘境的“峡之大者”。其天赋异禀，骨骼清奇，风景和人文独特。峡谷延绵100余公里，以喀斯特地貌岩溶为脊，群山铸剑，碧水如练，袖管里藏着翡翠璀璨，正将千年沉睡的褶皱肌理，淬炼成新时代的文旅传奇。

重逢：峡谷柔情

这是我第五次叩访巴山大峡谷，前四次或携亲人踏青，或陪客友采风，虽然拍了一些图片和短视频，但从未动笔写下只言片语。直至此番重逢，秀美风光频频入心入梦，仿佛大侠拂袖间抖落的诗句，在耳畔轻吟；恍若闯入幽谷碧溪布下的奇阵，久久无法离去。

公路若长绸铺展，云彩在车窗外舒卷。午时抵达渡口土家族乡，入住桃溪别院后，前往于氏吊锅。围坐火塘，土鸡、猪蹄、山菌同烹，腊猪舌佐洋芋丝粑，烟火气里尽是土家风味。

午后，重游大象洞，再走桃溪谷，观鱼嬉猴，挽蝶拾石。晚上，参加完篝火狂欢、夜游廊桥后，回到酒店内的天井小院，与作家诗人围坐夜谈。那些关于写作与教育、人生与信仰的对话交流，让我对身边熟悉而陌生的高原与大山心怀敬意，不自觉检视已走过的山水光阴、审望未完成的岁月旅程，好像与远处的高山大河与峰峦溪涧也产生了微妙的共鸣。

次日，访灵官庙、秋池，登关楼、状元楼，看盐茶古道如青蛇游入云海。我恍然理解重逢的意义——峡谷将岁月刻痕熔铸为包容的弧度，包容着我们或深或浅的足迹。那些曾被时光和心情定格的飞瀑流云，终究在又一次相遇时，借笔墨和思考渗入血脉。就像晨雾漫过指尖，是大地写给苍穹的帛书，被侠者以剑气镌刻在秦巴山脉的嶂隙里。

凝望：地心诗行

踏入大象洞，光阴凝成琥珀，干冷的寒气裹挟着亿万年的私语扑面而来。导游是一位当地土家族姑娘。她说，大象洞许多滴水的钟乳石“仍处于青春期”，还在生长，如诗经里的爱情，在清幽静谧的地心深处拔节。

川东的溶洞很多，此处与寶人谷、诺水河、天意谷各有特色，皆具神秘幽美，凸显造化神奇。钟乳石见得多了，竟也能分辨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人工仿造的。巨大的石幔如凝固的瀑布自穹顶垂落，石笋拔地而起，蘑菇、大树，游弋的鱼群，奔走的走兽，展翅的飞禽，在彩色灯光映照下，沉睡的洞穴变得欢腾而绚丽。

暗河在脚下汩汩流淌，洞壁间浮动着深浅光影。同行的诗人说，这是三叠纪岩层写给我们的信笺，水珠叩击石台，是平仄在寻找韵脚。

出洞时回望，斑驳的阳光穿过叶隙，在青灰色岩壁上写下零碎的标点。洞中那些沉睡的钟乳石继续生长，以每百年三厘米的速度续写诗行。这里的每块石头都是活字，每滴水都是韵脚，亿万年的地质运动是最磅礴的修辞。我们不过是懵懂的读者，在凝望中阅读地球的心事。

看猴：嬉憩亲昵

桃溪猴园是静谧峡谷里的一方灵秀天地，堪称现实版“花果山”。数十只野生猕猴在此悠然栖居，于层峦叠翠间腾跃嬉戏，将山野林泉的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它们或亲密相拥梳理毛发，或追逐打闹上蹿下跳，灵动的身姿在光影间划出欢快的弧线。

最是那只顽皮小猴令人忍俊不禁。它在小木屋顶蹿跳如飞，忽而端坐屋脊远眺云天，忽而俯身翘臀轻咬铁钉，倏地捡起一片木屑抛向天空。仰头追望那抛掷物的轨迹时，恰看见我正拿起手机拍它，似有些尴尬，扭头挠颈。它转头几番回望，我喊了一声“猴哥”，它张爪抬腿，抓挠耳根，随后翻身站起，向前旋即又后退，尖嘴合圆，发出“嗬”的一声长啸，似是回应我。随后，它换了姿势坐下继续挠痒，最后奔向岩壁，似武林高手轻轻一纵，几个起落便跳上园内的小山顶，融入远处喧闹的猴群，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

我独自沿猴园绕行一圈，但见石阶蜿蜒，土坡起伏，岩洞幽浅，处处猴影绰约。它们或倒挂在树枝上，或蹲在山石上，或仰躺在顶部的铁丝网上，有的歪着脑袋打量我，甚至大着胆子凑到跟前讨要食物。

这片猴园的野逸亲近，是峡谷江湖的天籁。猴群与山水相融共生，它们攀缘跳跃的身影，追逐打闹的欢啸，与潺潺溪流、啾啾鸟语，共同谱写着天地间最灵动的生态诗篇。

挽蝶：折翅石滩

行至倒角湾，一大片鹅卵石滩映入眼帘。此处流水更加孱弱，跨步即能踏入溪中石滩。

临溪的岩石上落满斑斓的蝴蝶碎羽，一只深蓝色蝴蝶围着残翅盘旋，在粼粼波光中折射出凄美的光晕。大家猜测：这会不会是梁祝化蝶跨越时空的浪漫相守？

忽然想起洛尔伽的诗句：“一千个蝴蝶的骸骨，睡在我的墙上。一大群年轻的微风，渡过河流。”他也曾将同样的哲思与情愫，编织成蝴蝶羽翼上的纹路，循着蝶翅划过的轨迹，叩问死亡与命运，捕捉灵魂的颤音。

与蝴蝶作别后，我随老杨等两位宣汉籍作家踏入石滩。他们有觅石收藏的爱好与经验，而我被满滩形态各异的石头摄住心神。一枚鼓状卵石忽然撞进视线——晶莹匀称的玉纹将石体一分为二，又将其连缀合璧。老杨说，这类石头体量过大，把玩不便。他将一枚刚发现的三角卵石递过来：“这块有纹路和符号，你若喜欢就拿去吧。”棱角温润的石面上，白线时而舒展成墨痕皴擦的兰草，时而蜷曲为“竹”字，翻转间又化作“丰”字。

这石头，是大自然书写的神秘字符。或许，曾见证过蝴蝶的生死之恋，聆听过溪水的呢喃私语，又或许，承载着巴人祖辈的传说与祈愿。指尖摩挲石头，仿佛触摸到时光的纹路，拼凑出属于这片土地的传奇与浪漫。

高谈：索道览思

来到画架沟索道下站，乘坐缆车到桑树坪，仿佛踏着流云直上九霄。

缆车缓缓攀升，轿厢掠过苍翠峰峦，红豆杉的墨绿、崖柏的苍碧、厚朴的青翠，在脚下层层晕染，偶有野花点缀其间。远处山脉连绵起伏，溪流蜿蜒曲折。导游指向对面山腰：“看大红岩栈道下面，那片浓密的竹林间还有一户农家，以前住着好几户哩，遍山赤竹。如今景区开发，独剩这一户保留老宅，春种秋收时方才上来。”

导游叙说景区的过往与变迁，如数家珍。说到峡谷的生态，她掏出手机打开抖音，让我们看几个短视频：野猪在激流中用梅花桩步法渡溪避险，娃娃鱼在碧潭绿水中左摇右晃、上浮下潜，似在晨光中做着早操……

此行幸会了阳鱼、小鸟、猕猴和蝴蝶，从高空俯瞰，却未得见任何林间走兽，和第二天乘坐苏家屋基索道缆车一样，脚下是安静的植物和秀美的山水，倒是玻璃轿厢内阔论“高谈”。

我望着那层层叠叠的山峦，思绪飘远。在这浩瀚天地间，人类和每一种动植物都是其中的标点与注脚。我们何其渺小，却又何其幸运，能拥有欣赏美的眼睛，能记录山川大地的壮丽与温柔。抬望眼，罗盘顶仍矗立在高处，见证岁月更迭、生命轮回，召唤我们继续向上，继续向前。

亲融：烟火歌谣

夜幕降临，白虎广场上，人影跃动。《梦回巴国》的演员们穿上土家服饰，现场跳起热辣的《滚烫》。篝火绽开如红莲，踩着音乐的节点，我们手拉手绕篝火堆起舞。火光映红笑靥，木柴的爆裂声合着欢歌，将土家风情酿成可触的热浪。

这热烈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仲夏夜。同样是这片广场，篝火堆里的火星子扶摇直上，我们跟着土家姐妹一起唱《土家迎客歌》、跳摆手舞。直到散场时，才发现领舞的红衣大姐竟是入住民宿的老板娘，白天她在灶台前吊锅炖肉，晚上便化身舞动的火苗，将生活的热辣浇铸进歌声舞影。

导游笑言，峡谷里的百姓皆有两副面孔：白日荷锄理账，夜晚舞美歌靓。今年清明节，当地干部群众与演员、游客就共同参演了“祈福巴山·万物共生”大型实景互动演艺。让原本在《梦回巴国》剧场的“巴王”“巴后”走进景区山水之间，重现古老祈福仪式。

篝火烬，欢舞停。我们沿着小镇河岸漫步，摘星廊桥的霓虹倒映河面，渡口风情街的灯光次第亮起。廊桥入口的宣传栏显示，“五一”假期景区将举行巴山土家婚俗非遗秀。想象中，接亲的队伍踏着月光而来，哭嫁的歌声漫过吊脚楼的窗棂，迎亲、拜堂、闹洞房，触摸到比剧本杀更真实的情景。而在更远的桑树坪，露营基地支起各型帐篷，星空下的民谣与山风合奏，文化基因编码在篝火余温、烧烤香气与山歌尾音里，每个游客都成为非遗传承和沉浸体验的活态载体。

夜渐深，在返回桃溪别院的路上，我忽然懂得烟火歌谣“亲融”的密码：这里的百姓既是景区的主人，也是文化的使者——他们把田间的露水酿成舞台的星光，将祖辈的传说编进游客的记忆。景区与居民互融共生，游客与景区亲密相融，就像篝火与火焰相互依偎，在岁月的长夜里，共同燃烧成照亮文旅发展的火炬。

登顶：群峰俯小

状元楼坐西朝东，矗立在罗盘顶制高点，七重飞檐斗拱，红柱碧瓦。门楹镌联：“状元楼刻状元名，文风兴故土；罗盘顶正罗盘向，骨气贯苍穹。”还未走近，便觉浩然之气扑面而来。

穿门入阁，檀香袅袅，沿中间楼梯盘旋而上，二层至六层依次铺展古代科举图景：童生试笔、秀才策论、举人论战……及至第七层文昌帝君塑像前，魁星点斗图卷徐徐展开。恍惚间，似见无数寒门子弟在用笔墨为剑，在科举的江湖中披荆斩棘。

我忽然记起李荣聪写状元楼的诗：“砌楼层层石，上楼步步金。多少书生骨，磨成绣花针”。事实上，磨骨成针的何止书生？江湖中修炼绝技的武侠，阡陌间挥汗如雨的农夫、杏林里妙手回春的郎中、机杼前飞针走线的绣娘……“状元”从不限于庙堂之高，三教九流皆有登顶之路。正如匠人凿石能开万仞峰，百工执艺可破千重浪，能将一事做到极致，便是人间真状元。

登临观景台，但见群峰逶迤如浪，云雾在谷底翻涌。巴山大峡谷如大地秘卷，桃溪谷是飘动的翡翠书签，罗盘顶恰似镇纸，定住八方风云和四季风光。春来杜鹃破雪绽放，猩红花瓣缀满冰凌；盛夏云顶飞车掠过翠浪，惊起凉风沁人心脾；秋日层林泼彩，赤橙黄绿随悬崖秋千上下翻飞；冬至雾凇垂挂，滑雪板划开玉树琼枝。而悬崖边的步步惊心桥，玻璃栈道下深渊万丈，恰似挑战自我的无形考场，每一步都需凝神定气。

凭栏远眺，忽然想起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”。眼前峰峦何尝不是人生隐喻？步步攀登，层层进阶——并非只有跻身庙堂才算成功，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深耕不辍，将骨头磨成针、本领炼作剑、岁月酿作诗，何尝不是另一种“一览众山小”？此刻，群峰低首，不是臣服于海拔，而是向所有向上的生命致敬。

问道：挺膺担当

乘车从“山路不只十八弯”盘旋下山时，远处山体间的钢铁骨架在阳光下闪烁。导游说，那是西达渝高铁樊哙段正在建设，车站距景区仅16公里，预计后年通车，将与达陕高速、成宣大邻高速编织成网，让峡谷真正接上时代的动脉。

巴山大峡谷以前叫“百里峡”，曾是宣汉县最偏远、最贫困的地区。而今文旅扶贫、乡村振兴，让世代靠山吃山的当地百姓端起“旅游碗”，吃上“旅游饭”。十年前深锁重山的土家村寨搬下了山，而今小镇客栈灯笼映红青石板路。昔日的背夫后裔变成了民宿掌柜，采药人当起了掌勺厨师，连山间药草、溪里阳鱼，都成为致富增收的“活资源”。

采风回来，翻开景区资料，方知这方山水还集多重桂冠于一身：作为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规划》“大巴山生态休闲与高峡平湖旅游协同发展区”的重要内容，不但是国家地质公园、森林公园、4A级景区，还是“川东药仓”“大巴山生物基因库”，更是巴文化的活态传承地。非遗“薅草锣鼓”的鼓点仍在田间回响，土家婚俗里的哭嫁歌依旧清亮，曾经阻碍发展的喀斯特褶皱，如今成了全球地质爱好者眼中的“天然教科书”。而这些闪耀标签的背后，是十年脱贫攻坚啃下的“硬骨头”——修索道、建步道，精心规划、全力打造，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让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峡谷，成为川渝文旅版图上的亮眼坐标。

巴山大峡谷的建设者，才是真正的大侠！在脱贫攻坚战场上，带领乡亲以愚公之力搬走贫困；在文旅融合浪潮中，让巴山脊梁、百里画廊，以绝美身姿笑迎四海宾朋。如今，作为达州的龙头景区，巴山大峡谷这位守望千年的“峡之大者”，正以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新起点，“用美回答一切”，用最原生态的“巴风土韵”，在达州“重振巴渠雄风”的征程中挺膺担当，将亿万年地质沧桑，锻造成属于新时代的奋斗荣光。

转弯的河流有故事（三题）

□胡启涌

一亭翼然

暮春的清晨，一场小雨刚离去，我们就直奔贵州省思南县兴隆乡。兴隆这个名儿，听起来很上劲，给人以百业昌盛的感觉。轿车在大山里穿行，两边青山如屏，蓬勃葱茏。顺着一个山坳而下，突然出现一条河流，我们撵着河流往前走，几个坝子次第出现，木房村舍、田畦庄稼，如一本绿色封面的山水册页，不停地在车窗外切换风景。浓雾已从山谷间蒸腾而起，惬意地在大山里荡来荡去。

被一路上的风景拖拽，我们十点半才赶到兴隆乡，小街一片清静，惺忪浅眠的样子，好像还没睡醒。刚下车，一丛翠绿的芭蕉，摇着宽大的手掌招呼着我们。抬眼望去，一堵高墙处，谁家的蔷薇开得正欢，一朵挨着一朵。昨夜的雨不小，淋掉了不少花朵，粉色的花瓣星星点点地撒在路上。我分明感到这是一场精心布置的欢迎仪式，让我心里平添了好多欢喜。

一条碎石路斜斜地往上伸，山腰处，一亭翼然，三两株古树俨若卫士，撑开一把绿叶相缀的大伞，小心地将亭子罩着。亭在半山，一派幽静，我不禁想起张之洞的《半山亭记》：“……画槛微通，石碧一方，茅亭三面者，半山亭也。做亭者谁？吾家大人也。翠萝红蓼，罗列于轩前，竹榭茅檐，欹斜于矶畔。太守之意，得之半山，而志以亭也。”此文甚应此景，似乎是为此亭而作。《半山亭记》中的“画槛微通”“翠萝红蓼”“竹榭茅檐”，这里一样都不少。亭名“龙川草舍”已做成了匾额，悬挂亭中央，行笔遒劲，古意苍苍。“草舍”主人安先生的老宅就在这里，一个诗人，永远走不出故乡。安先生退休之后，在老宅边上建得此亭，偶尔邀上三两朋友，闲坐亭中，陪陪老家的一砖一瓦。

刚落座，主人即奉上一杯红茶，汤色诱人，香气可人，轻啜一口，便知是今年的新茶，那份山野之气完整地蕴藏在茶叶里。主人安先生心思细腻，在亭中的木墩上，安放了一盘石磨。磨盘的齿面朝上，道道錾路如同一册发黄的书页，每一页都能让人打捞起历历往事。我们乡村长大的孩子太熟悉这些了，今日在亭中见到，如见到故人一样格外亲近。瞅上几眼，便觉得里面早也填满了过去，让人迅速想起乡村旧事。

一把青花瓷壶，几个配套的瓷盅，恰到好处地放在石磨上。石磨的槽嘴上放着一篮刚摘下的樱桃，红透诱人，水灵晶亮，拎起几颗着实不忍吃下。一阵微风穿亭而过，轻柔得怕打扰大家关于“杜甫草堂”和“龙川草舍”的话题。亭子边一丛芭蕉却与微风聊上了，宽大如扇的叶子发出窸窣动听的声音。我拿着熟透的樱桃，看着绿意盈盈的芭蕉，古人的句子又浮上心头：“是谁多事种芭蕉，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。是君无聊种芭蕉，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”这些诗句与亭子的主人好像没有一点关系，又好像有着许多关系。

亭子对面是几间青瓦木房，也好久没有人住了。院子里长满了青草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恣意开着。这些空地，安先生何不做一回“无聊人”，种上几株芭蕉。下雨时，拎上一壶红茶，拿上一卷诗书，坐在亭中看雨落檐前，看花飞蝶舞；听深山鸟语，听雨打芭蕉。

转弯的河流有故事

转弯的河流都有故事。顺着山谷流淌的龙川河，流经兴隆乡的山羊岩时，漂亮地转了一个“U”形的大弯，让河流一下子耐读多了。

龙川河绕过山羊岩时，彻底放弃了一路的湍急，围着山羊岩惬意地游着。漫山苍翠的山羊岩，总有一股藏不住的仙气袅袅山间。安先生说，山上曾有一座宏大的寺庙，香火绵延300多年，现在已不复存在，只有遗址还在。怪不得一路奔走的龙川河，流经此处就突然收敛了许多。充满灵性的河流明白，在这里灵性与神性没有边界，只有共存，就像水与岸一样，都是风景，只是一个在眼里，一个在心里。

龙川河是一条见多识广的高原河流，从上游奔涌而来，在乱石间左冲右突，狂啸高歌。一路上的跌跌撞撞没有让它放弃奔向前方，它深谙一路漩涡、飞瀑、乱石的险恶，更知道怎样在险恶中突围。龙川河也是一条多情的河流，与花草、游鱼、水鸟一起分享四季时光，一起拥抱飘过头顶的白云、夜里的星空、两岸的倒影。龙川河的上游峡谷逼仄，水急如啸，密林里的鸟儿，夏夜的蛙鸣，十分熟悉河流的韵律，千百年来的默契，让它们随时都在欢快合奏，淙淙复潺潺，涓涓复咚咚，满心欢喜地为沿途的风景歌唱。来到山羊岩下，龙川河实在抵抗不了两岸风景的挽留，索性地慢下匆匆疾行的节奏，与两岸的草木谈谈一路上游鱼的欢快相伴，谈谈鲜花开满河岸的美好时光，谈谈夕阳洒满河面的如画风景，谈谈夜空中星河灿烂的美妙。有了这样的舒心长谈，龙川河不想急着赶路了，意犹未尽地围着山羊岩转了个大圈，不为别的，只想与两岸的风景多聊一会儿。

一条河流不经过日夜的咆哮和奔流，是无法成为从一条波澜不惊的大河，更没有奔赴远方的壮阔胸怀。龙川河来到山羊岩下，重新整理一下自己，以吞纳天地的气度容纳两岸的一切，然后踌躇满志地朝着前方奔涌而去。龙川河流到下游后叫龙底江，“河”变为“江”，更加持了它的气势，不回头地奔向乌江和长江，步履坚定，奔赴到底，因为远方的大海正期待着它的磅礴入股。

这次来兴隆，与龙川河只是匆匆一瞥，无法知道河流深处的故事。我决定再来一次，静坐在河边，与龙川河来一次深情的对视，来一次倾心的长谈。最后，我会向河流中的每一朵水花深情致敬。

天台寺的美

荒废后的天台寺仍被世人惦记，这才是不朽的美。

天台寺是明清时思南境内的一座名刹，《思南府志》有记载，文字之妙让我摘录时不想漏掉一字：“城南八十里义阳江之东，突起一峰，四围峭削数百丈，江绕其麓。舟行至此，推蓬而望，空中楼阁，飘渺云端，林木青葱，蔚然深秀。寺前一峰为印盒峰，与寺对峙，岚光离合，云气往来，石径盘纡。登其上，飘飘然有世外想。”可叹文中的“空中楼阁”也不存在，“石径盘纡”的登山之艰却没有改变。上山的路是一条乱石堆叠的小路，顺山而上，弯弯曲曲。石壁如刀劈斧削般狰狞吓人，石缝间生长着许多藤蔓植物，一种名叫“老虎姜”的中药，牢牢地抓着岩石，长势喜人，绿叶舒展，给偌大的石壁挂上了一张深绿色的绸缎。另一处石缝中，几株岩白菜长在伸手可及的地方，灰白的叶片间，圆锥状的紫色花序迎风盛开。我正欲用手机拍照时，不料一位同行的老师手快，将石缝中的岩白菜采下，兴奋自语：“这是一味难遇的中药材，有清火止咳特效。”我没去老师手中拍摄岩白菜，我的主动放弃，是对岩白菜挺身石岩的尊重，不忍目睹它失去山野之气的模样。

山羊岩山顶有一个大平台，是天台寺的旧址，只见残碑、断柱散乱一地，上面的文字依稀可识，记述着那些远去的佛事和香火。残碑上刻有年款，留有人名，时光无情，岁月如驹，风雨中，兴衰后，又有谁识得碑上人，又有谁记得碑上事。几方磉墩歪倒在草丛中，早被青苔严实包裹，我本想剥开看看上面的花鸟雕刻，却瞬间收回了想法，不然对不起青苔对古寺遗物的苦心保护。天台寺的正殿前面，还完整保留着十多步半圆形的石台阶，同样被厚厚的青苔覆盖着，晶亮的水珠缀在上面，水灵灵的。让人不忍心踏步而上，担心一不小心，踩伤了天台寺寂寞已久的隐秘。

山顶的一片密林中，还立有一人多高的方首石碑，上面的文字清晰，是清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重修天台寺立下的记事碑，记载着天台寺的起起落落。面对天台寺留下的残朴之美，面对石碑上的冰冷文字，我的耳边恍然响起了晨钟暮鼓之声。